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六十回 高郵州夫婦再爭雄 廣陵城兄弟初交戰

高軍師看時，是一位魁梧丈夫與一個層弱書生執手而哭，趨至階下，早有景僉都立起相迎，也不及扣問，先引至軍師面前，說：「此即練都御史之公子，首為內應者。」咸寧隨起身施禮遜坐。霜飛揮淚道：「某托餘威，同莊都司殺了劉傑一家，便去斬奪西門。紀游擊那廝從後追來，說：『我也降順了。』莊君誤信，不提防被他一槍刺死；我亟走脫。到都司署中看時，可恨這紀賊，也將一家殺盡。」指著那個十四、五歲的書生道：「這是楊太守的公子，名禮立，藏在壁櫥內，不曾遭罹賊手。」說罷，又哭不已。咸寧道：「大仇已報，大志已成，死者是數，不用悲哀。可速找尋屍首，以禮安葬，奏聞獎諡可也。」瞿離兒前稟道：「小將適拿一賊，莫不是這廝？」隨令軍士押將上來。霜飛一見大怒，說：「正是此賊！他當日託告程長史，害了他一家；今日又殺了莊都司一門，萬副猶為不足。」咸寧遂令取盆炭火，將紀綱從腿上割起，割一片，炙一片，以喂犬豕。頃刻間，只剩一顆腦袋，並血漉漉的心肝，交與練公子去祭奠。

又命離兒：「搜拿全家，盡行腰斬！」。

時諸將活拿的，如：兵備道陳被，素為燕邪腹心，謀害忠臣魏冕、鄒瑾的；又知府陳琮，是陳瑄之弟；同知芮美，係芮善之兄；知縣方峨，係方賓之姪，有個雅號，叫做「方餓虎」；個個是貪殘害民的賊。一齊縛至丹墀，莫不叩首願降。咸寧大笑道：「汝等父兄，現作逆臣，竟不慮及赤族，何異梟獍豺狼！」立命駢斬於市。觀者皆鬻取其肉以去，人心大悅。

惟張翼一賊，搜尋不獲。方震稟道：「尚有逆賊李訊，被童俊下在死牢，亦應明正典刑。」軍師令提出勘問時，泣訴道：「犯弁願死，但與奸賊張翼不共戴天。向有某兵之妻，與這賊奸通，必定藏匿在那邊。求拿來一齊受刑，死亦感德。」軍師即命押李訊去搜尋，果在牀底下擒出。咸寧更不鞫問，笑謂僉都道：「此二賊可謂但願同日死，不願同日生也。」諸將佐莫不失笑。二人相對受戮，與前五賊首級，共揭於轅門。高軍師隨署練霜飛為淮南道，方震為知府，何典以知府銜暫授同知，楊禮立補國學生，崇南極、盛異均以副將銜分鎮淮南北，並略定各屬州縣。

忽報有三個書生，齎徐州知州倫牧降書，來報帥府。軍師召見，詢其始末。為首是蕭縣殉節典史黃謙之弟，名恭；次是沛縣殉難主簿唐自清之子，名岳；又次是都揮使王顯之子，名乾。王顯防守沛縣時，已經附燕，得升今職。伊子素知大義，力勸歸正。倫牧為燕王所授之官，蕭、沛皆其屬邑。因黃恭、唐岳來尋遺骨，時正奉部搜拿殉難家口，倫牧憫之，遂潛留於署內，所以今日約會而來。軍師道：「我正要先討徐州以下維揚。今爾三人同心，一能干父之蠱，一能報友之義，均為可嘉。倫牧、王顯並仍舊職、黃恭、唐岳皆隨營聽用。」又查點降卒，共得精壯一萬三千餘名，分防各屬汛地。

經營已定，下令教場點將，與景開府、練巡道等同至演武廳。方才坐定，只見公孫大娘、范飛娘、滿釋奴三匹駿馬直馳至廳前。高軍師等疾忙起迎，遜之上座。公孫大娘道：「我三人坐在東首。」於是咸寧等總在西首側坐。咸寧問：「仙師降臨，定有帝師令旨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因滿將軍要報仇，所以命我等來充前部。」咸寧道：「此某之幸也。」便請點兵。滿釋奴遂點了鐵騎三百，分作三軍，當晚就行。公孫大娘作起道法，片刻已到高郵。時童俊在城外二十餘里，先紮下三座大寨。公孫大娘隨屯駐了軍馬，即令飛騎速報軍師：明午當拔州城，大兵如期而來，不可刻遲。崇南極笑道：「怎得這樣快？」僉都道：「長兄毋輕言。帝師駕下女將，多係劍仙，有龍虎風雲之妙。」

南極與盛異齊聲道：「向亦聞得，求挈我二人去一觀。」景僉都遂留下彭岑、盧龍防守淮城，與崇南極、盛異等，率兵先行。高軍師亦領鐵騎三千，與眾將接聯並進。

平明辰刻已到，早見兩陣對圓，范飛娘舞動雙刀，如千行掣電，大罵：「番逆賊火耳灰者，可速來祭寶劍！」火耳灰者見是個俊俏佳人，又叫他名字，便喜道：「咱也是婦人女子知名的，且拿來做個好老婆。」便應聲而出。笑容可掬道：「我與汝有五百年前之好，今日相逢，小將安肯下手，自然讓你。」飛娘大怒，兩把刀直上直下的砍去；火耳灰者只是招架。滿釋奴出其不意，探兩個鐵彈在手，縱馬出陣，大喝：「逆奴看彈！」

火耳灰者聽一「彈」字，心中暗自吃驚，早已打中額角，幸虧一半打在盔上，未曾大傷。眼睜著是老婆打的，才罵得一句「潑賤人」，不防又是一彈，亟躲時，打著脖子。便捨卻飛娘，來奔釋奴。范飛娘就緊追火耳灰者。離著不過丈許，上官猛心頭火起，挺槍躍馬，也奔飛娘背後，大罵：「怪妖婢子，不怕我的鋼槍麼？」飛娘亟掣身時，早有雷一震大吼一聲，輪動開山大斧，出陣助戰。上官猛只得去迎敵。

飛娘與釋奴，遂雙迸火耳灰者，因負著脖子、額角傷痛，抵敵不住，又無顏跑回本陣，撥馬向刺斜裡落荒而走。兩員女將，縱馬追去有十餘里。火耳灰者回頭看是范飛娘先到，霍地勒回馬，大喝一聲，渾鐵槊劈頭打下。飛娘馬正攙過，疾忙鎗裡藏身，被他中了馬右胯，負疼而倒。飛娘便一躍而起，揮劍砍人。滿釋奴已到，正與火耳灰者兩馬相交。那番將亟招架得釋奴的刀，左臂上早著了范飛娘的寶劍，削斷半截，翻身落馬；又復一刀，砍去右臂。飛娘道：「滿將軍留其性命。我們送他回營，羞辱這班逆賊。」滿釋奴提起看時，尚是活的，遂將來綁在飛娘受傷的馬上。飛娘卻騎了火耳灰者的戰馬，趕將回來。

雷一震與上官猛正在酣戰，范飛娘將那馬輕輕一鞭，一步一顛的直撞到陣前。上官猛見沒有兩臂的血淋淋一個人，卻是番將火耳灰者，心中暗驚；忽又被滿釋奴一彈，正中左唇，擊落兩齒。亟欲掣身，雷一震大喝：「逆賊那裡走！」開山斧當腦劈下。忙躲不及，已砍掉一臂，幾乎墜馬，負痛跑回。高軍師鞭梢一指，三千鐵騎衝過陣來。景僉都指揮精銳，從側肋殺進。燕軍敗殘之餘，如何抵敵？望後便退。童俊部下已無將住，只得棄營而逃。殺得星落雲散，不敢進城。帶領著數百騎，向維揚逃去。高郵城內官員紳士人等，開門迎降。咸寧見知州老邁，即收其印綬，暫署黃恭為州牧，走馬到任去了。軍師等皆屯紮城外。

次日清晨，滿釋奴來見軍師，說：「公孫大娘與范飛娘同宿營中，今早竟無蹤影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咸寧沉思道：「在仙師必有所謂，因何並瞞了將軍，莫非帝師別有密旨？」滿釋奴道：「小將三人臨行，曾奉鮑師面諭，說取了淮揚地方，即赴開封府三真觀，救取一公子之大難，其外並無密旨。」咸寧道：「如此，自然回來。今者將軍之仇已報，愚意仍遵帝師舊制，暫請為護軍一候，何如？」釋奴道：「謹遵鈞令。」遂勒兵在後。

而崇南極便請為前部，且曰：「小將的哥哥北極背主叛親，現守揚州。如其幡然歸正，尚可無傷於天倫；倘或估惡不俊，即當擒來獻之麾下。」盛異勃然曰：「我願與將軍同行，少助一臂之力。」咸寧未審二將武藝，然又難沮其忠義之心，乃與鐵騎二千，諭之曰：「倘先接戰，無論利否，總俟大軍到齊聽令。國法無私，慎毋違誤。」二將遵令先發。行至召伯埭，探馬飛報離城十餘里，下著三個寨柵，軍威甚盛。崇南極即令安營，俟明旦進戰。

原來淮上燕軍連敗，羽毛文書，雪片向南都告急。燕世子與眾臣商議，命順昌伯王佐為帥，都指揮吳玉、陳忠為副，賜戎政尚書茹王常黃旄白鉞，為大總制，御史解縉為監軍使，統領京軍三萬，渡江來援。聞敵軍已近，遂結營以待。先是，童俊領著敗殘人馬前去晉謁，茹王常大怒道：「爾統二十萬雄兵，何至喪師若此？還敢偷生以辱天朝！」喝令斬訖報來。吳玉等皆與童俊相好，一齊跪求，方許戴罪立功。解縉問道：「那沒了膀子的是誰？」應道：「是游擊上官猛。」解縉笑道：「官名游擊者，是領游騎而擊敵之意。像你這樣月囊包，倒被賊人游騎所擊了。還虧童俊領著來見我，那般沒廉恥的，也充個都督！」童俊道：「他原是員勇將。」說聲未完，解縉道：「該殺的！勇將尚被賊人砍去一臂，若不是勇將，兩個膀子總剝了。」上官猛氣不忿，早就拚著死的，大聲嚷道：「番將火耳灰者有萬人之敵，現砍去了兩臂，被亂兵踏做肉泥。若是見了發著抖，先奔的，倒也不致如此。諸位文大人只欺得屬員，若遇敵人，卻用不著鬥嘴的。」茹王常見他出言放肆，喝令：「速斬此賊。」上官猛又嚷道：「要斬便斬！若罵本國

將官是賊，請問那一個不是賊呢？」解縉道：「這廝好張利嘴，殺他是便宜了，可活埋於冀窖中，令其七竅受享腌臢之氣，看他還猛也不猛。」遂令投入冀窖而死。著童俊領軍三千，明早進戰。如有碰跌，兩罪俱發。

童俊只得遵令，另向側邊立寨。當晚自思進退皆死，不如尋個自盡，又捨不得性命，悲慘了一番。忽想著他前鋒不過數百人，我若以將對將，斷然不勝，若是與他混戰，料也無妨，主意已定，五更下令，挑選壯健馬軍二十隊，弓箭手在前；又二十隊馬軍，長槍手居中，大砍刀及標槍手步卒在後。遇著敵人，不必列陣，逕衝上去；如有退縮者，後隊之人即斬前卒以進。自己卻雜在中隊馬軍之中，如雁翅般排開，徐徐而進。正遇崇南極、盛異統兵前來，見敵軍已到，剛才下令扎住人馬，霎時間，燕軍一湧而至，迅若風電。南極亟揮軍亂殺，幸虧是鐵騎，被燕兵三陣進衝，皆奮呼爭先，不退一步。鏖戰有兩個時辰，天色將晚，童俊度不能勝，即鳴金收軍。崇南極、盛異，戰不甚利，亦遂收兵。

當夜童俊去稟茹王常，說殺個兩平，未獲全勝。茹王常問：「我軍有無損傷？」童俊又稟道：「死傷止六百餘右。」茹王常大罵：「真是賣國之賊！殺個平分，尚虧了好些人馬；若是敗走，一個也沒得剩了。怪道你二十萬雄兵，全然覆沒。姑寄下首級，看明日再戰。」童俊嘿嘿無言。回到己營，自忖進退皆死，又死得不好，即取酒飲個半酣，待至夜靜，拔刀自刎。詰旦，軍士飛報主帥去了。

向來童俊鎮守淮南北，為燕王所重用。茹王常統兵來援，情知不濟，全要倭罪於他，所以算計假手於敵人。這是他奸狡之處。當即草疏具奏童俊喪師自刎，全淮盡失；瓜揚濱於大江，四無救援。預下著危敗之意，以掩將來之罪。乃諭諸將道：「此寇作亂有年，王師未曾一勝。今本部奉命來討，又被童俊那廝敗壞，已至十分。而且京軍未經訓練，不戰先怯。爾將士其體國恩，各皆努力，決此一陣。設有小挫，即當深溝高壘，用廉頗堅壁拒秦之法。我一面發令箭，提取廬、鳳、滌、毫諸衛卒，從泗上抄襲敵背；然後發兵進擊，令其前後不能相顧，庶可殲滅此寇。」眾將皆喜，稱揚使相神算。

次日，王佐點起一萬雄兵、十員上將，前去迎敵。時高軍師大隊人馬已到，下令道：「昨日未獲大勝，今日務掃其全軍，與諸君攻取揚州，好看瓊花也。」震炮一聲，大開營門，諸將齊出，讓燕軍列成陣勢。崇北極挺槍挑戰，崇南極咬牙切齒，縱馬迎敵。北極逼住了兵器，說：「兄弟，你不顧祖父墳廬，逃入賊黨，必致貽害於我，一朝宗桃斬絕，汝罪彌天。快快卸甲投誠，我為兄的自然力行保全，還圖個出身。若再昧心，貽悔無及。」南極大罵道：「我父親殺身殉國，忠義昭然。爾乃反面事仇，背主忘親，玷辱祖宗，不啻禽獸。我今為父報仇，為君泄恨。反罵我為賊，是汝把君父皆當做賊麼？」言訖，舉槍直刺。北極閃過道：「說不得了。」手中槍劈面相還。這一場好殺！怎見得：

一個說我降永樂父，一朝襲金帶之職，本為宗桃；一個說我歸建文帝，千秋流青簡之香，方知忠義。一個說閱牆造孽，曩由弟弟；一個道彝倫敗壞，壞在哥哥。一個顧不得金昆王友，槍刃不離心窩內；一個顧不得同氣連枝，刀鏃只向頂門來。漫說他兩人曲直難分，須知道一寸忠肝易辨。

崇北極武藝不如南極，十合之後，只辦得架隔遮攔。吳玉恐怕輸了，控動軍威，便來助戰；盛異一馬飛出，大喝：「我來砍你賊顛！」兩人即便交鋒。吳玉也敵不住，王佐即令鳴金罷戰。高軍師見賊力已絀，援桴而鼓，鼓聲大震。小皂旗、雷一震、瞿雕兒、董翥、平燕兒、牛馬辛與崇、盛二將，一齊殺人敵陣。王佐揮軍圍住。如八條毒龍，掀波攪浪，絕無阻礙，斬了都、游、守十餘員。景僉都即率諸將，從陣北角殺人，燕軍披靡，莫敢撻鋒，陣勢潰亂。燕兵且戰且走，被殺傷者數千餘眾。茹王常望見，令家將率兵前救，軍師方才收軍。

明旦鼓勇而進，壓敵立寨；燕軍堅壁不出。軍師道：「彼欲老我師者，必調鳳、廬之兵襲我後也。」遂密令瞿雕兒、董翥、董翱：「統兵三千，守住泗口。待我破了維揚，反襲他援兵之後，則鳳、滌亦可一舉而定矣。」

方見大將威臨，泗上襲兵卷地遁；更看淑姝計狠，揚城烈燄撲天飛。且聽下回次第分解。